

汉语言文字学书系
HANYUYANWENZIXUESHUXI

北京话儿化词研究

BeiJingHua
ErHuaci YanJiu

彭宗平◎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北京话儿化词研究

彭宗平 著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话儿化词研究/彭宗平著. —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5.8

ISBN 7-81085-528-X

I. 北… II. 彭… III. 北京话-儿化词-研究 IV. H1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0152 号

北京话儿化词研究

作 者: 彭宗平

责任编辑: 李 颖

封面设计: 武晓强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话: 010-65450532 65450528 传真: 010-65779405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85-528-X/K·339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彭宗平 北京人，1955年出生。

1993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现代汉语语音学方向硕士学位；2004年7月在北京语言大学获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社会语言学方向博士学位。近年来在北京话语音、词汇、北京话儿化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等方面都有涉猎，发表的论文有：《北京话口语音的若干变异形式》、《北京地名中部分通名的儿化情况》、《北京话里的特殊量词》等十数篇，曾主持广电总局科研项目和中国传媒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出 版 人：蔡 翔
责任编辑：李 颖
封面设计：武晓强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概说.....	(5)
第一节 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	(5)
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内容、目的和方法	(18)
第二章 北京话儿化词的总体特征	(26)
第一节 类型	(26)
第二节 特点	(38)
第三节 性质	(47)
第三章 北京话儿化词差异研究	(62)
第一节 使用者的差异	(62)
第二节 语体差异	(78)
第三节 其他差异	(90)

第四章 北京话儿化词变化研究	(99)
第一节 消失	(99)
第二节 隐现	(110)
第三节 从词汇现象到语体标记	(125)
第五章 儿化词的规范	(140)
第一节 儿化词的规范与北京话	(140)
第二节 规范的原则与重点	(148)
第三节 “必读”和“必懂”	(151)
第六章 余论	(157)
第一节 北京话儿化词与语义轻化	(157)
第二节 北京话儿化的泛化现象	(166)
附录	(181)
一 北京地名中部分通名儿化情况调查表	(181)
二 电视新闻语体差异调查文本	(184)
三 电视新闻儿化词使用对比	(189)
四 儿化词社会属性分布调查表	(192)
五 电视新闻中使用的儿化词及出现次数统计	(194)
六 普通话儿化词表	(203)
参考文献	(206)
后记	(215)

引 子

说实话，这本小册子的题目叫“北京话儿化词研究”并不完全合适，因为会被人误认为是对北京话儿化词进行全面研究的东西。按照一些专家的意见，题目中应该突出社会语言学的关注角度和分析方法。所以，叫“北京话儿化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可能会好一点儿，至少可以免去一些误会。但是，当初论文答辩时题目即如此，这次出版又无重大调整，题目也就不必改动了。

下面的话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而记的。看到本书主要内容是什么，不是什么，即可决定是否往下看。

北京话儿化词是近代汉语阶段出现的语言现象，在现代北方话儿化现象当中极具典型性。在现阶段，北京话里的儿化词不仅是一种北京方言词汇现象，而且有理由看作汉民族共同语中的一个语言项目。通过调查和分析，弄清现阶段北京地区言语社区儿化词使用的情况，说明其差异的表现与变化的进程并非无理据无规律，而是与系统的社会差别和变化有关，并从中透视本地区言语社区中使用者对儿化词的态度，是当前社会语

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些课题的成果对于了解北京地区社会语言的使用情况、变异规律及发展趋势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本书集中研究北京地区言语社区正在使用中的儿化词。受前人与时贤研究成果启发,对北京话儿化词现象长时间探索与思考,使本研究的视角有别于以往对于儿化音、儿化韵的研究。本书的狭义角度,是从各个角度对北京话儿化词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检视和考察,在描写的基础上对北京话儿化词所具有的特质作出重新解释与说明;本书的广义角度,则是力图以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为指导原则,在客观描写的基础上,论述北京话儿化词在使用中显现出的共时差异,阐述北京话儿化词在历时变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趋势与特性。

本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北京话儿化词的总体特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使用中的语言材料为基本依据,从社会语言学的特殊视角,全面观察、重新整理北京话儿化词的类型、特点和性质,指出其“正在变化中”的特性与定位,提出北京话儿化词存在一个变体系统。其中,“变异特征角度的类别”、“功能上向某种语体集中移动”、“新方言特征:半儿化”及“北京话儿化词变体系统”等看法,对前人的观点有所补益。

二、北京话儿化词差异研究。利用调查所得的材料,描述北京话儿化词由使用者的社会属性、语体环境、话题内容、媒介载体等因素引起的使用上的差异,分析这些差异的分布特点和形成原因、过程及格局。在观察到差异系统存在的不平衡现象之后,对社会阶层差异不明显的背景和原因作出说明。特别于考察共时变异中概括出历时演变的若干特点:“社会动因”、“变化过渡”、“双重制约”、“变化嵌入”等,将北京话儿化词的变异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下,使之更易观察与把握。

三、北京话儿化词变化研究。从相关调查结果中归纳出北

京话儿化词在整体数量上正在逐步衰减、使用功能上正在发生变化的结论，以调查材料论证“扩散”是北京话儿化词消失的具体表现，“隐现”是当前北京话儿化词变体系统的生存方式，“有序退隐”与“无序显现”是其变化的基本节奏、基本规律。同时，论述了北京话儿化词正逐步从词汇现象向语体标记转化，这一论点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四、儿化词规范研究。在梳理普通话和北京话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的前提下提出：儿化词规范的特殊性，在于不光是偏重于对不同言语变体的评价和抉择，事实上，已经是对使用者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提出的一种要求；不仅是针对语言项目本身进行评判，说“好”、“比较好”或“不好”，而是让使用者掌握一种具有特殊语音形式，并带有特殊语义及语体特征的表达方式或手段。说明“规范”作为一种外部调节，应当重视描写、使用与发展的原则，并提出，面向方言区的“推广”任务，“必懂”似乎比“必读”更具现实意义。

五、本研究的引申结论，是词语的轻化。从词语的轻化及词语特征泛化的角度，对北京话儿化词语义轻化及儿化泛化现象进行调查和描写，探讨北京话儿化词语义轻化与特征泛化的关联与过渡，讨论北京话儿化词轻化和儿化现象泛化的原因和社会功能，并寻求合理的解释，也是本文努力的目标。

社会语言学调查是本研究的主要特色。本研究通过以下调查获取语言材料及使用者的态度：北京话辞书中有关儿化词材料的记载；北京地名中部分通名的儿化变异；北京地区主要报刊中儿化词的使用；北京地区主要电视新闻中儿化词的使用；20世纪80年代北京话语料中的儿化词的使用；部分京味儿文学文艺作品中儿化词的出现情况；儿化词在北京人言语生活里的生存状况；北京人对普通话“必读儿化词”的认可情况等。总之，采取了不同于一般语言调查的方法，利用多种手段，包

括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方式，为同类调查研究提供了经验。

综上所述，这本小册子以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为指导原则，采取传统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在立足于语言事实描写的同时，进行北京话儿化词的社会语言学调查、统计与分析。基于活的语言材料，以新视角从多个方位审视北京话儿化词现象，透视其变异的主、次动因，论证在量变过程中的质变：从词汇现象到语体标记的内在与外在原因，以达到全面、系统地描述、解释这一特定语言项目在当前言语活动中的全部共时变异，并尽可能说明它是如何从一种状态变化为另一种状态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观点、途径和方法。

第一章 概 说

第一节 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

基于对北京话儿化词使用时段一致性的考虑，我们回顾的目光仅限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余年的范围之内。

儿化是北京话语音系统里的一种特别现象，同时也是“北语的特征，国语标准音中的重要分子也”，^①在北方话和普通话语音系统中均占有特殊位置，因而儿化现象的研究，不仅是对某种地域方言现象的研究，也可以当作北方话普遍特点进行比较研究，更是经常被作为普通话研究范围中的一个课题。儿化是语音问题，可以分别从声学语音学和音系学的角度深入下去，获得细致入微的声纹图示和音位系统的详尽分析。谈到语音，汉语语音史上的一些问题自然会被提到并引起讨论。尽管

① 黎锦熙语，见《国音分韵常用字表》序。

对于北京语音系统来说,儿化还是相对年轻的现象,但探求儿化现象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并试图从历史语音学角度予以说明则早有论著问世。语音的变化往往连带出词汇、语法的变异,因此儿化又被认为“是普通话里一种丰富词汇、变换语法作用、赋予词以特殊的色彩的形态单位”。(鲁允中 1995)对这些变异的实际状况的描写和理论上的阐释,也是常见的研究角度。对外国人来说,儿化音不好学,儿化词不好掌握,因此,近十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也开始涉足儿化现象。最近一轮的儿化研究热潮应该说是社会语言学独领风骚,有关儿化现象的各种调查及相关结论,为新一轮研究提供了以往所没有的新材料、新角度,同时提出了一些尚未解决的新的问题。如果说辞书的收集整理也属研究之一种的话,那么对儿化的研究又可增添一个方面的内容。

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在二十余年儿化现象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都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成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某些研究可以说有了突破性进展;各个分学科之间,也出现了合力开拓的迹象。

一、历史语言学角度的研究

从历时的角度探求儿化的来历,李思敬《汉语“儿”[ər]音史研究》可说是问世最早的成果。在此之前,李思敬(1981)曾对两部音韵学著作中所记载的儿化音进行了考察,提出:应该肯定并重视作为口语音的儿化在音韵学史上的出现;儿化音的研究不仅是现代汉语的问题,也是语音史应该研究的问题。在这本专著中,作者对大量史料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并由此得出了若干结论。另外,李思敬对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儿化音提出了四点看法:1.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儿系列字是复韵母 [əɪ] 或 [aɪ], 通常用的 [ər], 只能看作这两个复韵

母的代号，它并不是单元音韵母；2. 普通话“儿化音”音变的奥秘在于词根语素韵母与“儿”音的韵母分别结成“拼合”或“化合”关系，并不是笼统地加一个卷舌作用；3. 普通话的“儿化音”从其历史演变看是由简变繁，而不是由繁变简；4. 提出了普通话“儿化音”的形态音位。在此基础上，李思敬另文提出儿化音的发展规律及总体趋势：两种类型的消长，繁化而非简化（李思敬 1988）；借助语音实验手段，力图证实普通话儿化音存在“拼合型”、“化合型”两种构音方式，所有的儿化词都可纳入其中（李思敬 1990）；利用古代典籍的异文探求“儿”字形背后隐藏的语音变异，以达到溯源的目的（李思敬 2000）。

王理嘉、王海丹（1991）针对李思敬的观点提出，首先，从音位学角度而论，儿系列字中自成音节的卷舌韵母只有一个[ər]，而且通常都把它看作单韵母；其次，从语音实验的结果看，拼合和化合只是儿化韵的发音方式，它“并不因音而异，而是因人而异的”，因此，不能据此对儿化进行分类，也不能将此作为推导儿化韵的演变规律的依据；第三，从对事实的调查结果来看，儿化韵演变是“从合到分”，是缺乏根据的；第四，儿化韵向来是作为一个语音单位看待的，最好从音位学角度，而不是从形态学角度来研究，而从音位学角度看，李文认为新派儿化韵一共有七个，并进而归并为五个音位，令人难以接受。

邢公畹（1995）在转述王力对李书的五点评价，并认为此五点“揭示了本书最显著的创始性优点”之后，进一步指出李书的另外两处重大价值：第一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上的应用价值，“第二是在汉语音韵史研究上的重大理论价值，即揭示了汉语音韵系统发展史上音位系统的变化都是内部关系的变化，没有任何外部原因。”

侯兰笙(1988)从考察明末记叙北京地区名胜古迹、岁时习俗的《帝京景物论》里的“儿”后缀入手,提出,“儿词尾使用的高频率是儿化韵存在的必要条件”,在文言散文书面语中出现一定量的儿化词,说明明代末年北京话就存在大量的儿化韵,可见清代北京话里的儿化不是满清入关带来的,“是从明末北京话传下来的”。侯文指出的规律与我们今天所做的调查结论相吻合:当今书面语中儿化词的集中出现,往往是这些儿化词在口语使用中高频率的反映。

同样是探究儿化音的发生、演变,另一种观点是:“儿化音的发生,既有汉语的来源,又有外来的影响”,“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语言与汉语的互相影响,也是产生儿化的原因。”(季永海 1999)季文首先以元杂剧及元代其他著作为材料,证明元代已有儿化音,反驳了“明代说”,指出儿化音发生在宋代;然后,利用金元明的有关材料及音译外来词,特别归纳了对外来语音节末辅音[r][l]的处理方式,得出“北方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和汉族与阿尔泰民族接触、杂居、融合,是发生[ə]与儿化的重要来源之一”的结论。持类似看法的还有李立成(1994),首先他认为“儿尾”和“儿化”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现象,应该区别对待:“‘儿尾’构词是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律,但是‘儿化’却是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因此,他明确提出,是“长期生活在北方并多次统治北方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把他们语言中的卷舌韵尾带给了汉语,‘儿尾’在这种卷舌韵尾的影响下逐渐发生了变化,‘儿’失去了独立的语音地位而变成为一个卷舌动作,‘儿化’现象就产生了。”先是蒙语的影响,“满族人入关以后,满语的卷舌韵尾为汉语儿化韵的发展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赵杰(1995)则在其论著《北京话的满语低层和“轻音”“儿化”探源》中将这一观点推到了极端:“儿化是满族人的用语”,“儿尾词多出自满语的边

颤辅音 [l] 和 [r]”，“满语轻音词中舌尖后部位的辅音大多变成儿音节”。

二、语音学角度的研究

我们这里所说的语音学是广义的概念，包括声学语音学和音系学两个方面。

对儿化音进行专门的声学语音学的分析研究，应该以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王理嘉、贺宁基（1985）在北大搞的听辨实验和声学分析为最早。无论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什么，时至今日，这一实验最具价值的地方，在于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北京话的儿化韵，其卷舌成分并不是一个在时间序列上单独存在的音素成分，而是贯穿于整个韵母的卷舌色彩。”其他结论，如简化与合并的趋势、对划分韵类的看法等也十分可贵，但“卷舌色彩贯穿说”是其他研究手段难以获得的发现，并且，日后的许多研究都以此结论为基点，在此基础上将自己的研究向前推进。其影响至今才看得更加清楚。

一些从事声学语音学研究的专家也注意到有关儿化韵的不同看法。为了观察儿化音的真实发音动作，鲍怀翘、杨力立（1985）将北京话的全部儿化音作了 X 光录像，吴宗济、林茂灿（1989）在其主编的《实验语音学纲要》中，介绍了分析情况和所得结论，对李思敬的若干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杨顺安（1991）所做的儿化音研究，具有语音合成的应用价值。他综合了语音学家对儿化韵音变规律的描写和研究，参考声学语音学的语图分析结果，归纳出从非儿化转变为儿化的声学语音学规律，进而将这些规律模型化，使之成为计算机合成的规则，从而初步实现了儿化音节的规则合成。经试听，儿化音节的合成音质基本上令人满意。这一成果反过来有助于儿化韵归类问题和音变规律的理论研究。

对儿化音的音系学研究，较早的成果有王维贤（1982）、林焘（1982）、俞敏（1984）的文章。俞文以老北京话里儿化音节的发音差别——“根儿”和“歌儿”的对立为例，说明古北京话受到明初和清初两次人口大流动的冲击，老北京话变得杂乱不纯，外来条件使内部矛盾暴露，但也因此促成音系的发展：“取消了鼻化元音，打裂了两个元音音位，让音系重新得到了平衡。”林文则是在考察儿化韵个人读音差异的基础上，综合音位层次和语素层次的分析结果，提出了“音位变体可以是零”的看法，从而使一些实际读音有分歧的音位结构得到了比较合理的解释。林文分析合理，见解独到，对以后的儿化研究影响很大。20世纪90年代以后，冯蒸（1990）关于现代“新派”北京话有[ər]、[ar]两个卷舌元音音位的看法，曾引起一定关注，大多数人认为，由于声调不同而引起的元音松紧差别，在实际交流中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划作两个音位似无必要。王理嘉（1995）针对从语素音位的角度去讨论儿化韵已经碰到和将会碰到的问题，提出必须解决的若干要点。文章称不作结论，只提出现象供大家讨论，但文中所提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最新一篇涉及儿化音位内容的文章，是以非线性音系学模式对“~儿”音形进行描写和讨论的（王立2001）。在第三部分里，王文综合评述了非线性音系学理论提出后的若干研究状况，并对儿化音的语音表达式进行了分析，指出“儿化音节中‘~儿’的语音形式是既不自成音段、但又横跨韵腹韵尾两个音段的〔+卷舌〕特征”，而这“仍是音质性的特征而不是语音节律现象”。

三、方言学角度的研究

关于汉语方言中的儿化现象综述：钱曾怡（1995）全面论